



元豐類藁卷第十一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序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爲相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

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

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恠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

南史卷之二十一
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寂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

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糾謂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謂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

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克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蔽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

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知不作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

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盡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

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
 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
 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
 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
 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玕璜琺瑯之節威儀動
 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
 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
 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
 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
 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

教猶作

無字

無字

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置之野人莫不
 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修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
 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
 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
 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
 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
 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
 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
 書而此傳稱詩芣苢采芣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
 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一篇又以謂二人

字在仍

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
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
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
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
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常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
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
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
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

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
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
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
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
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
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
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
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
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
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

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
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
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
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譎設其
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
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
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
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
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
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
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
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
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
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
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旣病者
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
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
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
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
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

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故爲之定著以侯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

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物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

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
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泯民作不其可乎。對曰君
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
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
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
之莫善於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
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
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
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
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九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
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
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
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
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來二百餘歲
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
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

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

宋本

宋本

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無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

宋本
尚

尚

若此人乎。可謂薦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折埋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勳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構杌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

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至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邈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

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竒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備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

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唐令目錄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求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斂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絀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不復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徐幹中論目錄序

既然故其

得守有

宗本云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恠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一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時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至於治心養性夫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克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
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
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
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
所取往往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
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
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
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
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

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
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
尤欲有爲於世至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
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
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
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
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
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
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

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鮑溶詩集目錄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叙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為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脩所藏

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為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二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為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杼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旣正其誤謬又著其大旨以傳焉臣

鞏謹錄

元豐類藁卷之十一

南豐類藁卷第十二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篇今有若篇篇者辭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

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
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抵岐
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寢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
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
明年明皇在蜀宋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
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
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
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
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
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
以赦得釋憇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
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
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
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范傳正爲白墓
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
見於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
翰林待詔又稱宋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
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
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
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閑肆雋偉殆騷

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
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
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階要紀者十卷。
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
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
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
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
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

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
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
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
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
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
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
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
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
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
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

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此句有補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月文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紉女奴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余小子之序

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
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
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父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
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
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
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
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
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

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
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
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
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
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
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
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
於世也深甫福州候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
其科爲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弃去遂不復仕卒
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

以其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
深甫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
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
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
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
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
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
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
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
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
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
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
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
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
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
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於天下可謂魁奇拔出
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
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

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叙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星候氣揆民緩急蕪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材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與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老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徃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

當其在

襄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楊子
 而已楊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楊子
 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
 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
 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
 固容季皆善屬文長於叙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
 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
 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余嘗叙深父子
 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
 之遺藁屬余序之奈憫俗之媮朋友故舊道缺不自
 知其不能強次是說以為容季文集序

熙寧九年冬
南昌郡齋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
 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
 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
 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
 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
 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
 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
 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

宗本

情鑑

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竇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群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

南豐文集 卷之十一 九
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
薦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
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
之遺文旣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
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
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
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泯滅能自拔起
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
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
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
詩宜爲樂誦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冊施諸朝廷而
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
於翰墨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
而無其人彼皆湮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
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
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掩也則平甫之求於內
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
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
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
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爲毫髮

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薦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墓者故不著於此云元豐元年

強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爲三司戶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俊明集其遺文爲二十卷屬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爲進士材拔出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爲吏未嘗不以其間益讀書爲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爲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爲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屬藁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無人如此魏公數薦之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墓府者最爲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

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慥通判撫州協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秋又皆旱撫獨無害災故君得以其間益疏其寢北之地豫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之能詩者皆爲君賦之觀君之蚤夜於其治既有餘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之以察君之志將無小大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內哉君之大父水部君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余年而君來世其官衆於是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榮君之能業其家而謂君之鬱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有君子低回此軒而迹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遺於理不墜其先人則詩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九月_五日序

元豐類藁卷之十二

元豐類藁卷第十三

序

序越州鑑湖圖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
 順帝末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
 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
 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或作棧隄
 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
 者皆漑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

陸宗編
陸宗本

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
東屬江者皆漑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
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漑之
揔之漑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
漑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
東曰曹娥斗門曰藁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
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
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
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
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六溢則盡縱之使入
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
少則泄湖漑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
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
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
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
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
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
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
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鳴十里
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

字存

遠難助
編作也
二你一

字存

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
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
湖水一兩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
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
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
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
謂宜益理隄防斗門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
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
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
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
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
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
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
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溢隄使高一丈則
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
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執禦又
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
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壞城郭廬舍可必也
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
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搃役夫

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修吳壑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云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一由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也？於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

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隍湖爲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

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後。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勅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旣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施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旣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

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
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
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旣不
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
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
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
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
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
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
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
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搃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
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
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
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
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
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
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
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宋年風俗七字夾行下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贊名命入

內集卷之三
六
翰林爲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
屬之者群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
子即皇帝位是爲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
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爲任所爲賦
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
天下皆吟誦之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
功德脩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
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
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爲學者宗天下
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
於內者何也及得公所爲類要上中下秩摠七十四
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迺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
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
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竒跡之序錄皆
披尋紬繹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壞之理
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
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
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
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爲可傳也公
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

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爲之論次以爲公書諸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于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

字本

鑑無何其字

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

字本

經祀

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

字本材

字本

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以感人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

脫化字

身心

考有六字

寔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閑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為撫州

經當有通字

南豐文集 卷之三
司法參軍余為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
禿禿之遺骸葬之余為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
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為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為司法
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為袁
州判官必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為四十卷自蘄春
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
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
之蓋未嘗為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
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
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說以自恕者則文叔
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州始讀書
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
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為之評其文而序之又辱
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
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
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
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
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

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况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父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薦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材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群黨

亦徃徃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遶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縱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爲小詩以娛情罵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椎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

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巳丑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爲畜則至治之世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豢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邇不能馴而或繫于庭至周卒爲女禍蓋龍之爲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寔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必有遊于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

叙盜

群於羞物故臣敢刻勅書祝辭于石以俟臣輩謹序
盜三十人九十五發繇孫儂而下盜吳慶船者殺八
皆應斬盜朱編船者賊重皆應絞九應死者十有八
人繇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
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令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
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
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
發者又別之以待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
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君有異同至於孫儂

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
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
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
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
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
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
是持錢無告糴之所况於躡屨素困之人乎方且結
草蓐以自託於壤隄毀埠之上士有饑餓之迫無樂
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
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凡民罔弗憻孟子以謂不待

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譬百王之
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
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爲盜者知
耻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
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
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
以責之備也苟爲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
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爲盜
賊者天子嘗宥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
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
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
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
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
安生携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閑壯雋
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
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竒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
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叅軍將行請
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迺將以

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元豐類藁卷第十四

序

送傳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傳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
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
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
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
老用舉者令温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
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壘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祖講鞠。臚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兩尊榮也。

宗本云
注字

宗本云
則字
錫作鞠
臚

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

宗本云
錫作仇
字存

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

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
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
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
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
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
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
馳徃徃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
虎豹之群之所抵觸衝波急湍隕崖落石之所覆壓

鑑無虎
初字

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
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
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
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
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
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
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
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
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輿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
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骸之所

無嘆息字

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
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
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
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
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
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
諮又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膏中矣豈累夫孤
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
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
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
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飮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
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
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
治則民自得於太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
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
送之南豐曾鞏叙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
其行亦然其父益堅其讀書爲辭章日盛從予游三
年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

東明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不息，至乎爾也。苟爲一從焉，一違焉，雖不息，决不至也。子也好問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憊弛，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

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菓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鬪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縣

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
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
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毆焚治居閩蜀
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
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者不能也官於
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能行吾說者
李材叔而已材叔又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
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
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
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
也夫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
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
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
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
甲兵如何食幾何賊眾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
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
谷而進其勢非不眾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
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

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造重寇耳况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勦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

楊旻裴行立

作身也

明矣

此在故

士相均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書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執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宗本

送王希序

字潛之

鞏慶曆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游四

年間輩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
跑泉最數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
步爲龍沙沙之涯爲漳水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皆
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州中凡游觀之可望者多西
山之見見西山最正且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
美窮于此樂乎莫與爲樂也况龍沙漳水水涯之陸
陵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
而已其爲樂可勝道邪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
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
親託吾家於是州而游於是以致歡吾親之心而自慰
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且而作夜而息無頃焉忘也
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潛之又遽去其能不憮然邪潛
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子能不言於吾行耶使吾道潛
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鑄切邪眎吾
言不足進也眎可進者莫若道素與游之樂而惜其
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潛之之去而之
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或薄其
異日肯尚從吾游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年八
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
已之辭也。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
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
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
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
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
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
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
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
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為愛其身非至夫然而

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
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
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
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
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度幾存其禮
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
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
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
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
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跡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耶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耶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議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

宋本

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跡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耶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耶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議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

字本

序以送之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者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詳記}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

守令教
人下矣
注一本
有此教
人三字
即按此
字
非字下
重下區一
作特

制舉不循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

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執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也。」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旣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復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今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徃，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當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

之凡為吏者也

謝司理字序

君子之於德澤謹行大有為者也於為之也有明而易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淳雜出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趣舍之際耳無深關復鍵穹墉奧屋為之掩覆也泊然莫能顯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知微知彰彰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績績密也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微以謂君之材其嚮道也苟為無畫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為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懋之而已

元豐類藁卷之十四

元豐類藁卷第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又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颺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

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醜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績以誇詡增刑法以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爲而况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干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爲已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肇自成童聞執事

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踳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爲已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不與高明獨援摧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已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

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
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
以語言退託而拒學者也輩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
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
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
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
牽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
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踈賤抱道而無所
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
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
與室家輩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
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竒偉閎通之士
使趨於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
中謂執事無意焉則輩不信也若輩者亦粗可以爲
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已長
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輩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
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
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輩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
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
覬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

謹其簡帙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畧其外可也干免清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

感且喜重念鞏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携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寄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撥糲糲未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

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
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
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太者焉今雖群進於有司
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
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
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
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
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爲長者言然辱愛幸之
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輩居之何
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
爲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
嘆嗟其去此輩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已之深懇惻
不忘况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下
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
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
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旣夤緣幸知少之所學有
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旣而又敢不自力於進脩哉日
夜尅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
恨資性短缺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覬南方之行李時
枉筆墨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

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方無所不
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
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其旨不
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竢講畫不勝馳恋懷仰之
至不宣輦再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爲事二曰
急裕民之爲事三曰急力行之爲事一曰急聽賢之
爲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
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
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
未可以有爲也苟有爲猶膏肓之不治譬癢痺之老
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
心旣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請試
行之其心旣果也然後可以有爲也其爲計雖遲其
成大効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
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
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
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
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

使之傳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趣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爲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上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爲之則如勿爲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爲事夫古

以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爲一殆八九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燁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爲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肄武遞入而爲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爲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戾而易行者也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末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爲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爲大憂乎他議紛紛非救民之務也

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爲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爲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况民之沒沒與一有駭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爲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矣夫懼怠夫自勵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顧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

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耻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凡此三務是其最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累倍之勞又貫聯他書學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以不能也苟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邪况詩賦論無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學者亦無所不習也此數

者近皆爲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隣鬪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旣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至於極也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無意於物也况輩於先生師仰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采擇以其意少施焉鞏閑居江南所爲文無媿於四年時

所欲施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日愈老細弟妹多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况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遂弃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楊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失賢師長之鑄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興夜而息欲須臾愜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爲相其無意於鞏乎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先

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歿其行事非先生傳之
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傭僕夫往伺於
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資其子孫則幸甚
幸甚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得科名
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與
輩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
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不可失也
先生儻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
為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輩之非妄也鄙心倦
倦其大約布於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輩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耳拜上書諫院學士
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
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
下之事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
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
怨庸人以已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
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
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
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

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辯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

嘉靖庚午年
四月五日

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鞏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杜相公書

慶曆七年九月日南豐曾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鞏聞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與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

南豐文集

卷之五

三

字左

其上錯脫
無字

字本有
為字

對字
對字

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耶問平之
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
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
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
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
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
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
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
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
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
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
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
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
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
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
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
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
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爲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急
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
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

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

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取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清長弛張用捨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

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清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復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于今得此者顏氏

而巴爾孟氏而巴爾二氏而下孰爲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輩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旣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礱灌漑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餒者豈得已哉則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聞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旣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未盡者邪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况若輩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輩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爲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因自叙其所

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鞏嘗謂縣北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平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爲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吏之事也爲事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士之事也三省隣部之政相聞書相移者又未嘗間焉其亦煩矣執事爲部使者於江西鞏也幸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爲士之事也鞏世家南豐

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君臨川者久矣遇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鞏也與諸弟循僑居之又欲學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來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適來言曰進也執事禮以嫉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適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尚自思曰鞏材鄙而性野其敢進也歟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

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爲一人行不爲一人廢
爲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
心焉伏惟不罪其爲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
則幸甚幸甚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
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
餘歛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
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
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
卿徹官而不爲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爲不足天下吾
賴萬世吾師而不爲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爲
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爲潔婢婢然而爲諒哉豈
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
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
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
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
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婢婢然而
已矣豈其所汲汲爲哉鞏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
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旣而釋然故具道其本

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宜鞞再拜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汗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

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

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
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
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
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
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
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
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
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
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
未合，願賜還荅，不宣。鞏頓首。

字本

再與歐陽舍人書

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畧曰：
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
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
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
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
不復得報。然心未常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
平爲御史，屢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
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不即見之矣。
則寓其文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

字本

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必魁閎絕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汲言者非爲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已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鞏再拜

元豐類藁卷之十五

元豐類藁卷第十六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書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閣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烏履於門下閣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萊之中孤筮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爲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

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貺施而自以得不避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閣下朴厚清明謹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于天下銳於強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憊精疲思寫之冊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輦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趨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候用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輦再拜

答范資政書

輦啟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為在於天下輦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輦之鄙竊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令輦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閣下之知况輦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

元豐叢書
卷之十一
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朞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爲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爲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爲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壞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眎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

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
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
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
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
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
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藜細之事宜以徹於
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
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
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於自然推而行
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
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
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
於心無須史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
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
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
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
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
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

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哀。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無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彥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

南豐文集 卷之十六
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主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胷中事萬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憫區區疾病尚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恠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爲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

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薦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爲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爲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有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已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已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一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恠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爲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爲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

人言而廣視聽者已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
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
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
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
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
足下以爲如何不宣鞏頓首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啓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十月
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
慰積日之思深父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

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則
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
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
人爾則於深父之歿尤可爲痛而介父於此獨能發
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
矣顧猶見使商榷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
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令或可以覺後是
介父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父書足以徵其言是乃
稱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顧更詳
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

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諭所云讀
禮因欲有所論著禮嘗為介父言亦有此意顧不能
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父既意及於此願
遂成之就令未可為書亦可因得商榷矣相別數年
輩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苟祿以弃時日
為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及盡
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惓惓所往來於心也
示諭溲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
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政更此
及之爾今介父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第
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
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懷仁視
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父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
序竊計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
二字見及不宣鞏啓上

答李泂書

鞏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為文意嚮甚大且曰
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輩也何以任此足
下無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
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

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也末曰其發憤而為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克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克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足下其得無已病乎雖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克之則予將後足下其奚師之敢不宣鞏再拜

謝章學士書

鞏啓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召而見之所以矜嗟獎寵開慰拊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篤友之愛不遜於此已又收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鞏愚無知不造於世用不能殫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

以共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
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
已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皂隸之間捨自肆
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爲貧而仕者可
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嘆嗟天下之所賤而至親薦
友之所棄而違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
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之印爲福於東南以
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養以材
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
收拊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與鞏之少弟此鞏
之所以自惟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鞏
聞之廣聽博觀不遺汙賤凡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
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
也故明公之意儻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汙賤凡辱之
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
故有以自致也若鞏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
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鞏之所大懼也竭固
陋之分庶幾不愧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鞏之所可
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為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荅孫都官書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凡三千首
盛矣哉文之多工之深且專以文其於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
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怨懟無不畢載而
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
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至於此耶輩之愚且懶且爲
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
於海不見其涯涘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
而敢議其大小高下邪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
者勵輩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輩乃告
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輩誠恠閣下自處之
過而爲以賜輩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凡輩之學蓋
將以學乎爲身以至於可以爲人也方愚且懶且不
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怠且蔽之也其欲
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
能下於後輩如是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之
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尚且借
觀而先以此謝惶恐惶恐不宣輩再拜

荅袁陟書

鞏頓首世弼足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爲矯者而

歎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輩以謂不仕未爲非得計者。非足下愛我之深處。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爲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輩所考於書。常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已有餘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已。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然。世不講此。又奚故當孔子之時。獨顏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者。獨開之言如此。若輩之愚固已不足者。方自勉於學。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豈爲嗷嗷者。邪。然輩不敢便自許。不應舉者。輩貧不得已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爲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輩之鄙。遽捨其學。而欲謀食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輩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輩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古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谷所示詩序及荅楊生書。甚善。甚善。不宣。輩頓首。

謝曹秀才書

輦頓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
下試於有司輦為封彌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
而讀之以謂宜在高選及來取號而三人者皆無姓
名於是憮然自悔許與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惡
不同耳輦之許與豈果為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
解名失得置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為事其博觀
於書而見於文字者又過於輦向時之所與甚盛足
下家居無事可以優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
進孰能禦哉世之好惡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
心願輦造自被召不得與足下又相從學此情之所
惓惓也用此為謝不宣

謝吳秀才書

輦啓承足下不以大熱之酷為可畏畏塗之阻為可
憚徒步之勞為可病候問之勤為可諱三及吾門見
投以書及所業五編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
文辭者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
使能充其言其得豈少哉况其進之未已耶顧不自
足志前之患而有求於鄙闇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
量哉僕之所可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遽不
宣

宣頌與王深甫書

輦舟拜與深父別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比得深甫書輒反復累紙示諭相存之勤相語之深無不盡者讀之累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叙已意以報而怠惰因循經涉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畧其好欲密而反踈以迄于今顧深父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踈數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乖謬若此不能不歎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毫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穎子直代歸與諸令弟應書皆在京師各

字本

萬福輦此侍親幸無恙宣和日得書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補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繼舊好遂以娣妹歸之此月初亦已成媼輦質薄去朋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於奔走悉力於米鹽之末務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顧初至時遇在勢者橫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構陷方其險阻艱難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悔咎而輦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諭及介父所作王令誌文

一和

以爲楊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則使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然而無常產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啜菽飲水之養與養以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禮故歛手足形旋葬之葬與一葬以天下一也而況於身乎况於妻子乎然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然則爲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父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群聖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失其常心且旣已皆中於禮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脩身本末先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此也凡介父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爲揚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故略及之不審以爲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劇寒自重書至

幸報谷不宣鞏再拜

不宣谷王深甫論楊雄書

一作答王子堅書
一作答喬固別紙

蒙疏示鞏謂楊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

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

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

特於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

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

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

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

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

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

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

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

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

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

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

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

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

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

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

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物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况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

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拙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

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
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爲太玄賦稱夷齊之
徒而而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已者如此則無不可者
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
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爲善學孔子
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
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瘡環孟子皆斷以
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
之所旣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
子之意哉輩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
介甫亦以爲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
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
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繆質之於聖人而無
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爲告夷甫或以爲未盡

願更疏示

與王向書

鞏啓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
見及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
見貺實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黃曦皆秀出吾卿一

時之後私心喜懌何可勝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
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三君子也道中忽忽
奉啓華慶上南公愛其文南公博解吾子然其未昧
曲傳權書

鞏啓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
甚美以鞏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十日之先使獲
承重貺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
則固然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
足下欲勉之至此則豈敢怠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
強不已則道德之歸其孰可禦恨不相從不能一
具道能泐牒至此一相見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欽
企欽企春暄餘保愛保愛不宣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
可槩見者尚疎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
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
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
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
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
則有幣帛箱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

西豐文集 卷之十一
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櫟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春石砟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

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

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
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鵠
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
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
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
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
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
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
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
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况其少有知耶轉走五

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
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
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
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
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
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
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
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
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
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

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輦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厲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

字本士吏
非吏之吏
今長也士

獲其魁首，則或靡心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麴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輦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土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

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
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
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鵠羽之譏陟岵
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
之不宜輩頓首

元豐類藁卷第十六

